



朝阳的力量

——有感“朝阳足音”上线

韩明

不知是谁
把朝阳化作中国石化的形象
朝阳从升起的刹那
就成为温暖人间的力量
走过春夏秋冬
度过雨雪风霜
昼夜陪伴
唯有石化人专用专享
一路阳光
石化和朝阳一道生长



扫码关注
石化人的文学情缘

笔下湍涌石油河

张迎亚

凛冬散尽。中原大地的冬小麦拱出泥土,次第返青。我在中原油田濮城采油厂122号计量站见到了采访对象。刚忙完补孔作业的他接过采访提纲,略显紧张地摩挲着,让原本平滑的纸上黏满了沙粒,摸上去凹凸不平。

这份触感里,有我事业的源头。

我的第一次采访,是去一座偏远的采油小站驻点,一名采油女工拎起采样桶,正准备去巡检。那天,雪落中原。

踏着厚重的积雪,我跟随她一步步走向田野深处,一架老马一样的“磕头机”,正在地平线上勤恳地一起一伏。天高地阔,万籁无声,我的世界,只剩下一片银白,一身红衣,以及她盘得纹丝不乱的发髻上,斜插的一柄发簪。发簪上的流苏轻晃,搅动冷冽清澈的空气,北风长驱直入,一直灌到了我的肺里。

那一刻,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宏伟与广阔。原来,学生时代涂抹过的那些引以为豪的文字,不过是太过狭窄的一己之见。

此后,我走出中原,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开拓视野、历练文笔。

在风景秀润的川东北,我背上采气工日日不离身的空气呼吸器,感受气瓶在一瞬间压向身体的千钧之重,看着自己的每一缕鼻息在罩面上凝成豆大的水滴。我醉心于傲立山巅、迎风摇摆的芭茅,感叹于每一次云蒸霞蔚、气象万千的雨过天晴。

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,我脱去工鞋,感受每一粒沙的弧度和余温,走累了,就索性躺下,品读夜晚九点还明亮的盛夏天空,看粉紫色的云霞如何被黑夜一寸寸吞没,看钻塔上的盏盏明灯在深夜10点齐刷刷亮起,灿然、晶莹。

在渤海之滨,我走在LNG接卸码头,听见海水撞击堤坝的声响,感到全身上下都被荡涤一新。我虽未亲眼见证这个码头迎来第一艘大船,但石化人把结构精密的卸料臂操作得异常娴熟。

勤劳的汗水,每一滴都滴进了我的心里。

远行、铭记、书写,又背起相机和纸笔,再度远行……创作无疑是艰辛的,但每当我收到“写的就是我们的生活”“比生活本身还美”的反馈,就能击退所有疲惫。我更渐渐领悟到了,当年那撼动我的宏伟与广阔究竟是什么,是“我为祖国献石油”的勠力同心、无怨无悔,是“一切平凡的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,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”的干净、纯粹。

近两年,坚持阅读的习惯、对语言文字的热爱,早已随着写作渗透进血液和骨髓,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也因而一直保持着创作习惯,一旦有所触动,便能让笔下再度湍涌石油河,为更多人带去心灵的阳光雨露。

用文字构建希望美好

邹元辉

18岁到镇海炼化参加工作后,因为好学肯吃苦,没过几年,我就成了车间最年轻的班长,所带的班组还成了先进班组。

不料26岁那年,一场重病来袭,瞬间毁掉了我的所有努力,原本的梦想变得遥不可及。

经过半年的治疗与休养,我终于又返回工作岗位。走进新生产辅助的分装岗位,我悄然走到僻静角落处,黯然抹去眼角滑落的泪水。往日所有的澎湃激情,此时已化作过眼云烟。

那时候,我很怕见人,无论是熟悉或不熟悉的人,都不愿过多交流。下班后就将自己关在卧室中,拿起书本来打发时光。

没想到,一本本图书让我穿越了时空的隧道。在同那些中外古今的哲人智者倾心交流中,我在这段最灰暗、最苦涩的岁月中咀嚼出恬静、安然的空间,领略到用文字和哲理所构建出的无限美好。

书读多了,积聚在胸中的感悟如同翻涌的岩浆,急欲寻找突破口,我于是动笔把这些感悟付诸文字。在创作过程中,我忘却了烦恼和忧愁,并在涤尽压抑心头的自卑感中,咀嚼出一份憧憬。

随后,两篇处女作散文顺利成为油墨芳香的“豆腐干”,这不但让我品尝到了成功的喜悦,更奠定了人生的奋斗方向。在随后的22年,我除了上班,即便是大年初一,也不曾停过笔。高强度的创作曾累得我伏案呕吐,也因坐姿不对,腰椎疼痛到只能改用跪姿继续创作。也因为有过这些磨难,我感悟出,人在困境中很难有深的感悟,相反则能搅动、反思,也许这也正吻合了文章憎命达之说。其实人生在世,苦难与困惑是难免的,它注定我们要去承受,去肩负。若一个人能拥有“人生如同茶叶蛋,破碎些才能入其味”的心境,那么必然能在苦难中看到希望,在希望中感受苦难。

持续22年的创作,胸中翻涌的“岩浆”不但没有泄尽,反而在发酵中不断膨胀。目前我已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4部,中篇小说集1部,取得过中国作协重点扶持和定点生活项目,参评过茅盾文学奖,作品在中国作协开过研讨会,获得过各种奖项70多个。这些荣誉并未让我迷失方向、迷离本性,并时时督促自己要利用有限的生命,创作出吻合时代印记、契合历史脉络的作品。



春到井站 王平摄

散文

采油人的春夏秋冬

散文

彭松江



一年吹两次,一次吹半年的盐碱滩海风,总是先吹弯芦苇的腰身,再吹白芦苇的头颅。为核实一项工程,我一路颠簸来到目的地——江汉油田清河采油厂的一座偏远小站。小站除了孤零零的一间平房和两幢野营房,四周再无房舍。挺立的抽油机上下起伏,散落在低洼处的红柳,被春风吹得左右晃动,更增添了小站的荒凉和空寂。

敲开平房的门,走出一位黑红脸庞的汉子,叫余德生。在这个偏僻小站,他一个人承包下了原本需要五个人的工作,管理着八口油井。

余师傅告诉我,他已经六个年头没有回过湖北了。“想家吗?”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了。余师傅眼中有些惆怅一闪而过,顿了一下说:“想。父母也想我们,特别想孙子。”说到这儿,余师傅把目光转开了。顺着余师傅的目光望去,我看见一株红柳在风中摇曳。

“您的妻子和孩子呢?”我又问。余师傅的脸色由阴转晴:“妻子这会儿到二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学校接孩子了,去年我们买了辆摩托车,接送孩子和购买生活用品都很方便。今年春节父母太想孙子了,就到小站和我们一起过的年,一家人团圆了。”

人呀,不管从何处来,落到最需要的地方,也就安下了家。周作人在《故乡的野菜》中曾写道:“我的故乡不止一个,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。”看着眼前的余师傅,我又一次相信了。

“我最喜欢雨了”。



盛夏七月的一天,一场大雨之前。前两天的一场大雨冲垮了海滩的一段进站道路,车辆受阻,油运不出去,生活物资送不进来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,我们站在了被雨水冲垮的路线上查勘。

天很暗,大雨前的空气凝固了一般,闷得让人喘不上气。乌云压境,似乎要和地皮贴在一起。不远处几座平台上的储油罐,倔强地挺立着,仿佛要奋力为天地间撑开一线空隙。忽然,

一道闪电在天地间扯出一束不规则的亮光,轰鸣的雷声在我们头顶响成一片,接着,暴雨倾盆。

回程途中,我们的车犹如飘摇在风雨中的小船,艰难地前行。我用手抹去车窗上的雾气,突然看见一个采油姑娘正向前奔跑。我们急忙将车开到她身旁停下。采油姑娘上了车,站在车门前摘下工帽,一身雨水顺着她的发梢滑落。见她一身透湿的工衣紧贴在身上,我关切地问:“冷吗?快过来坐。”“不冷。我就站这儿吧,别弄湿了座椅。”采油姑娘看我们都盯着她,莞尔一笑:“好大的雨呀!”“你怎么在雨中奔跑?”“刚巡完井准备回站点,这雨就下来了。”“回到站点赶紧把衣服换了,小心感冒。”采油姑娘用感激的眼神看着我:

“不要紧的,夏天,一会儿就干了。”说完她转过身用手抹了抹车门上的玻璃,望着车外自言自语:“我最喜欢雨了……”

“我最喜欢雨了”。时隔多年我又想起那被淋得透湿的采油姑娘的话,心中涌出一股柔情。是呀,风餐露宿惯了,雨就是她朝夕相处的伙伴。岁月在风吹雨打中把清河石油人一个个日子洗得透亮。



在去作业二队的采访途中,半里一丛红柳,一里一方塘,裸露的盐碱滩在深秋的阳光下泛着白光。十来分钟的车程后,队长张天民从院内迎出:“队里正在自整自改,力创标杆队,院子里有点乱,请进屋听我汇报。”撇下张队长和一行记者,我信步走进一间没锁门的砖房。

砖房内墙刚粉过水泥灰,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泥浆湿气,俩工人正用丁字尺裁白胶纸。我好奇地问:“裁这做什么?”笑答:“用它美化野营房的文化墙。”

走进野营房,见一小伙儿正踮着脚往墙面贴白胶纸,看见我咧嘴笑了。“工作多长时间了?”我问。“今天第四天。”“喜欢这里吗?”“当然,这里的人都很友好,一来又赶上队里创标杆,很有建功立业的情怀。”

“小王,累不累?换你一会儿!”“小王,下班了到家吃饭,你嫂子包了饺子。”说话的是从砖房走出的那俩工人,手里拿着裁好的白胶纸。小伙子一笑:“不累。又有饺子吃了。谢谢师傅们!”见师傅仨人咧开嘴,我含笑走出野营房。

院角种着一棵石榴树,一名工人正在浇灌,看见刚完成作业浑身是油的同伴,忙笑着招呼:“看,又结了三颗石榴!”

走的时候,我坐在车里回想作业二队,蓝白相间的屋顶与蓝天白云遥相呼应,想想这群可爱的清河采油人,都在忙着自己该做的事,乐观和煦,别说是打造标杆队,就是再创多少辉煌也不足为奇。



我的朋友赵新明曾在钻井队上班,给我讲述了清河采油厂开发初期钻井队的难忘经历。

1986年6月,他们钻井队接受任务从湖北奔赴山东。那会儿的清河采油厂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作“八面河油田”。“八面河”的称谓来自当地老百姓对水的渴望而酝酿出的美好想象,因为在那片一望无际的荒凉盐碱滩上,基本饮用水都要从几十公里外的地方拖运。盐碱滩大片开阔地上的浮土足有二十厘米厚,风一吹,漫天扬沙。

当时,钻井队有一个年龄最小的工人叫李军,刚从技校毕业,十七岁,单薄得像个孩子。小李话挺多,是家中的独子,虽然身子骨单薄,却很勤快,干起活儿来总是跑在前头,对钻井队的一切都感觉新鲜。

1987年除夕,下了好大的雪,全队都在紧张地忙活着一口新井的钻井任务,都想早些干完活儿回队部吃团圆饭。平时话挺多的小李那天不说一句话,只是拼命地干活儿,单薄的身子在风雪中显得更加瘦小。干完活儿后,全队围坐在食堂的几张圆桌旁一起团圆。

屋外风雪交加,屋内队友直着嗓子行酒令,吃着喝着喊着叫着,忽然不知谁想起了《想家的时候》,大伙儿便都跟着合了起来。这时,从不抽烟的小李突然来了句:“师傅,给我来支烟。”原来,那个除夕是小李的18岁生日,也是他第一次在外面过年。

老赵一把接过小李,用力地拍了拍他的肩。

在那个飘雪的大年夜,老赵和小李在风雪交加的野外围着钻塔走了很久。雪地上,一圈一圈足印被风雪覆盖,一圈一圈新的足印又重新生长出来……

老赵最后说,小李现在壮得像头牛,当钻井队长好几年了!

精彩不落幕 一起向未来

丛松彪

3月13日晚,绚烂的焰火照亮了北京夜空,在欢乐的海洋里,在难舍的告别中,北京冬残奥会圆满落下帷幕。

在过去的一个月,北京,这座既古老又现代的国际化都市,全球首个“双奥之城”,再次为世界奉献了一届令人难忘的奥运盛会,再次向世人展现了中国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和力量,再次书写了奥林匹克运动新的传奇,也送给了全世界浪漫的中国一幕。

中国代表团以9金4银2铜刷新了单届冬奥会金牌数和奖牌数两项纪录,名列金牌榜第三位,创造了自

1980年参加冬奥会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。中国也成为新崛起的冬残奥会强国——以18枚金牌共计61枚奖牌的总成绩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。

我们看到了武大靖这样的老将,为年轻队员指引方向。我们还看到了谷爱凌、苏翊鸣这样的新生代运动员,充满朝气,一起向未来。

中国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,中国石化从未缺席。2008年,中国石化全力赞助、服务北京奥运会。2018年,中国石化签约成为北京冬奥会官方油气合作伙伴,为冬奥会筹备和赛事运行提供洁净能源和优质服务。2020年,中国石化碳纤维被选定为火炬制作材料,外壳艺术造型别致,耐火抗高

温,集轻、固、美于一身,奔跑相传的“飞扬”火炬由中国石化研制,点燃主火炬的氢气也由中国石化生产。

冬奥会开幕式首次呈现出以氢能作为燃料的微火火炬,“飞扬”火炬以微火的形式在国家体育场燃烧。一簇小小的火苗,成为奥林匹克发展历史上的又一个经典瞬间,微火的碳排放量大约只有传统点火方式的五千分之一。“飞扬”火炬创造了多个第一,首次由两位“机器人”完成水下传递,创造了多项专利技术,真正实现了“氢”舞“飞扬”。

精彩的赛事已经告一段落,但中国石化和洁净能源“一起向未来”的大幕刚刚开启。



春江水暖

王东亮 摄